

一个白发老人坐在江边

(外四首)

◎大窗(九龙坡)

他一坐就是半天。默默看江水
偶尔有漩涡经过,他叹息一声

远望去,水天一色
他的身上全是波澜

他神情肃穆。一个人抽烟
整个江面,替他烟雾缭绕

从马桑溪到白居易

相机拍不出雨后的蝉鸣,虫鸣,鸟声
往后退的风声,落叶在车轮下的簌簌声
也许会有蚂蚁,骨头的碎裂声
烈日下,枯草的呼救声

去往江心岛的小径被淹没
那些初夏务工的爬虫,困在那里了
秋天的大水还没有来,整座岛屿的命运
也让人揪心

废弃的码头,石梯上坐了四个少女
她们和冰淇淋在一起,安全而快乐
天近黄昏,她们不去深夜烧烤吧

小推车,原声循环播放:“冰粉,凉虾,凉面
豆腐脑,酸辣粉”一群孩子在追逐,欢笑
草坪中,暗藏的喇叭播放。王菲的《棋子》:
“我没有坚强的防备,也没有后路可以退”……

我们的茶水突然唱歌

菊花飞舞。冰糖静静沉在杯底

细心的锋剑,一勺一勺地添加
他一直替我口渴

因为昨晚的酒,深陷沙发的远信
更像熟稔生活的人
他吟着我花了数十年发掘的一个词
“哦,崇低”

而我,也像一个历经苦难的智者
突然发现,我们的茶水正在唱歌

世事苍茫

铁路边的树根停止深探,树叶蜷曲
它们看不懂了:一切都在提速
跟不上时代,唯有自暴自弃地枯萎

每天早晨,我在旧小区老年健身器材上扭腰
有些剧烈运动,留给回忆了
或者,站在一扇大窗后面。比以往安静多了
我知道,错过的不只是时间

听见邻居喃喃细语:“要相信噩梦,并违背
它的旨意。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回到驻地

我把暂居的朋友的小卧室兼书房
称作驻地。在短信里
我告诉家人:刚刚回到驻地

在铁路四村,临江的一栋楼房里
一个指挥部悄然设立
我一个人带着集团军,车辆辎重以及
打探到的各路讯息返回

我利用一些夜晚整肃军纪
卸下灰尘,在阳台上得到天时
在书桌前收获地利,在酣睡中实现人和

是否坐 不重要

君子慎独
一页故纸里的词句
开始鲜活
且闪着荧光

喜欢独坐发呆
大脑皮层电波消失
看往事
在左边的黑暗里静默
不眷恋
看期许
在右边的微光里影影绰绰
也不心动

此刻
只属于独
不是谁的一份子
也不是群体中
可有可无的存在

此刻
湛蓝的夜空里
也只有一颗星
那是我投射给世界的影像
是写满宇宙的
独

“平”说诗歌

一个日常生活中的
“童话”

◎金平

我给北京房山的朋友
去了电话
问他冬天的情况
他说屋里生了火
很暖和
我就想起新年要到了
这个年末
我应该做些什么
我想带上她
去房山住几天
她会问
去做什么
我说牵着你的手
在雪地里走
然后拍拍你身上的雪
指着地里的白菜
说多好啊
暖暖的冬阳下
白菜顶着雪

(大草《白菜顶着雪》)

“暖暖的冬阳下/白菜顶着雪”。就语言而言,诗歌是
以少胜多的艺术。简简单单的两行诗,就勾勒和营造出一
个晶莹剔透、暖意融融同时又质朴至极的世界;一个“顶”
字,让一幅静物画顿时活跃起来,诗歌所传递出的生命内
在的热情跃然纸上,让人感到:爱可以使凛冬成为一个童
话。

时间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中国现代
诗也真正进入了多元化的时代,诗人们的写作探索层出不
穷,不同审美取向的诗歌纷纷进入读者的视野。其中特别
引人注目的是日常主义写作,它是针对繁复的意象化写作
与高蹈式的学院化写作的“反叛”。在审美取向上,日常主
义写作主张现代诗应降低重心,关注个人的日常生活,关
注日常生活中个人的心灵律动,发现和书写日常生活中的
“诗意”;在语言方式上,日常主义写作把“叙述”作为诗歌
的主要表现方式,注重抓取细节,多用白描手法,追求自然
、洗练、简明、口语化的语言风格。

2003年我在一个叫作《原创性写作》的诗刊上读到大
草的《白菜顶着雪》,瞬间被它舒缓的叙述、简约的白描以
及动人的细节所打动。诗歌由“我给北京房山的朋友/去
了电话”这一日常生活中的真实行为引发,正是非意象化
的对日常行为的记录,让诗歌降落到了普通的日常生活中
,“我”从朋友那里得到的关于“冬天”的信息是“他说屋
里生了火/很暖和”。读者对北方冬天的印象通常是大雪
纷飞、冰寒彻骨的季节的严酷,如果诗人从“严酷”处着笔
,很容易写成一首落入俗套的“悲情”诗,可是在这首诗,“屋
里生了火”这个细节“改写”了北方冬天的严酷,诗歌的基
调开始朝“暖意融融”的方向发展。

显然,诗人被朋友在电话里说的“屋里生了火”这个细
节打动,于是想到“这个年末/我应该做些什么”,进而想到
“我想带上她/去房山住几天”——诗人这样的心理活动完
全是日常化的——在潜意识里,“屋里生了火”这个情景让
诗人心生爱意,进而立即想到了爱的对象“她”:在岁末,与
所爱之人一起迎接新的一年到来,这是浪漫的、温暖的。然
而诗人并未用炫目的修辞和抒情去浓墨重彩地书写这浪漫
,诗人的联想依然是日常的,他联想到与“她”很有可能发
生的很普通的对话:“我想带上她/去房山住几天/她会问/
去做什么”。由此,诗歌不经意的铺垫完成,诗人联想到的
日常化的“浪漫”随之将通过简单的细节描写而生成:

“我说牵着你的手/在雪地里走/然后拍拍你身上的
雪/指着地里的白菜/说多好啊/暖暖的冬阳下/白菜顶着
雪”。

诗人对“浪漫”的表达,并非出自对神圣化意象的想象
和浓烈的抒情,而是十分平常的人人皆可为的生活细节,
诗歌的高潮定格于“暖暖的冬阳下/白菜顶着雪”这个画
面。“白菜”这个事物完全把“浪漫”系于日常,从而避免
“爱”因为升华而变成瑰丽的飘忽的甚至显得“虚假”的
东西。至此,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童话”得以形成,“爱出自
日常而归于日常”这一主题得到了朴素的表达。因其朴素
,所以更真实、更暖心、更动人。

骨折后戏作

(外一首)

◎付 彬(永川)

当你们奔忙于
商场和网络
寻求各种打折时
命运
扎扎实实地给我
打了个骨折

疼痛 是深刻的
不像平时吟诗作赋
流于表面
救护车 手术室
生活的非必需品
成为此刻的刚需

拐杖和我
奇怪的共生关系
相互依靠
又相互嫌弃
时刻想着抛弃对方

偶有路人
投来奇怪的目光
我挺起胸膛
哥可是骨头里
有铁的男人

独 坐

独坐的精髓
在于独

